

《文艺美学》丛书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

——关于近代美学的文化哲学批判

魏久尧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

——关于近代美学的文化哲学批判

魏久尧 著

张其成 刘国权
王德昭 韩立新
陈来 崔建东
王德昭 刘国权
王德昭 崔建东

李泽厚 吕新中 施工童
陈来 崔建东 王德昭
王德昭 崔建东 李泽厚
王德昭 崔建东

李泽厚 吕新中 施工童
陈来 崔建东 王德昭
王德昭 崔建东 李泽厚
王德昭 崔建东

李泽厚 吕新中 施工童
陈来 崔建东 王德昭
王德昭 崔建东 李泽厚
王德昭 崔建东

太白文艺出版社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

魏久尧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80605—388—3/I · 3.36

定价：9.80 元

“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

武汉大学文学院美学系于一九八二年

顾 问 马文瑞

主 编 刘建军

副主编 董丁诚 申沛昌 张孝评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峰存 牛宏宝 申沛昌 刘建军 刘养池

任亚志 阎广林 吴予敏 苏 冰 邵培禄

张孝评 忽培元 周万山 段建军 高晓莉

崔月德 董丁诚 薛迪之 魏久尧 魏德贤

武汉大学文学院

导论：文化哲学与美学研究方法

在文化学日益昌盛的今天，美学和美学史研究仍然柱守既往流行的单向线性分析思维，将很难维持它在科学中的地位。在牛顿的天体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宇宙图式被认为是由无数条直线交叉而成的众多方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黎曼几何学相继问世之后，宇宙图式完全变了样。原来被证明由天体间相互吸引所产生的直线根本不存在。爱因斯坦证明：宇宙物体在天体所产生的重力场的影响下，空间呈现出曲线状，黎曼几何学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曲线的存在。在人文科学领域也发生了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在形而上学的分析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近代文化史上，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当它作为一种形态被研究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它从整体文化的总联系中分割出去，孤立起来，它与整个文化背景的联系被看成是单一的机械的因果关系，就像牛顿所描述的天体间的线性关系那样。依现代文化的观点看，如此解释文化，显然是错了。现代文化学一再表明：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化，都不是在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中孤立地发挥作用的，也不是单向地接受一种文化的影响，或

影响另一种文化的。它与整个人类文化及其各个部门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络式联系，它与整个文化背景形成众多的纵横交错的弧线、曲线。这种网络式思维方法较之于机械的单向线性思维方法，显然是一大进步。拿这种方法来重新解释美学和美学史，美学研究将开拓一个新天地。所以，文化学方法是研究美学和美学史不可忽视的新方法。

文化学方法论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哲学问题。在我们讨论文化学方法之前，首先探讨一下文化哲学问题。

一 文化的本体问题

(一)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是文化的本体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尚未解决，仍需深入探讨。

文化的本体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含在不同的文化定义中，文化学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在一定范围内涉及了文化的本体论问题。在这里我们选择列举西方文化学诸多学派中的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略加评述，以求得关于文化本体的正确答案。

1.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这一派以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机械理解为出发点，对文化片面地作出客观历史主义的解释。他们把文化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范围，认定“文化”的规范含义是一个社会的智力的和想象的产品，并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把文化看成是基础的派生物。这样，一定的社会结构或生产方式便成为文化的本体。在他们看来，社会生产方式像自然客体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突出了文化本体的客观历史性，忽略了文化的主体性。

2. 弗洛依德主义文化学。这一派对文化作了主体心理主义的

解释。他们认为，文化乃是意识的直接表现，而意识归根结底乃是个体无意识（主要是力比多）的转移和变形。所以，文化的本源或本体是个体生理、心理（无意识和意识）。这种个体心理与集体意识、主体意识相对立，难以统一。其片面性在于：由于他们不适当突出强调纯粹个体（本我和自我）在文化创造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但文化本体的客体性被忽略了，而且连其主体性地位也被取消了。

3. 介于前两派之间的第三派。这一派以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文化学家莫·卡冈为代表。他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人类活动现象，“文化现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人类活动的对象的异在一——物质的‘第二自然’和科学、意识形态等的对象性；(2) 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方法；(3) 活动主体。他们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是文化的体现者。”^① 在他看来，文化作为主体活动的派生物，不仅凝聚创造主体的属性，而且凝聚着对象世界及人类活动手段和工具的属性，因此，文化的本体既不是纯粹的自然客体，也不是纯粹主体，而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根据卡冈的观点，这种统一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所以，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文化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唯一的本源、基础或本体。

卡冈的这一观点比前两派的观点更正确，更全面，更接近于真理，但仍有片面性：他所侧重描述的是文化及其本体的实践人类学性质。而对它的社会历史性质则注意甚少。这在他关于文化基础概念的详细分析中体现得较为突出：他认为，文化的概念以对人类活动的分析为基础。可以把人类活动理解为一个系统。“人类活动系统包括若干要素：(1) 主体（甲和乙），他们把自己的能动性用于改造、认识和评价世界（主体甲→原生客体和主体乙→原生客体），

^①凌继尧：《苏联当代美学》第 103 页。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主体也互相交际（主体甲↔主体乙）；（2）原生客体，它们承受主体的能动性；（3）产品客体，它们由主体在各种活动中用原生客体的材料创造出来；（4）所发生的行为的手段和方式，借此原生客体转化为活动产品。”^①看起来，这个人类活动系统被描述得很全面、详细，连实践活动的手段和方式也被包括进去了，但社会结构和个体心理方面的诸多因素被排除了，它所说明的主要东西还是文化创造活动的人类学特点。

卡冈的文化学观点有两个重要的成果值得吸取：（1）他确立了关于文化本体的人类学观点；（2）他较为充分地描述了人类活动的整体系统性和多样综合性，从而确定了文化元概念的综合的描述性质。这是对马克思早期形成的实践人类学观点的发展，但它仍需历史唯物主义来补充。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化是人类利用历史承传下来的工具，以一定的社会形式能动地改造对象，占有对象的各种活动、活动方式及其结果的总和。从文化创造主体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派生物，显然，人类的生存活动及其方式和形式是文化的最高本体。我们这样表述文化的本体，是为纠正卡冈关于人类活动的笼统概念。因为创造文化的人类活动乃是人的本质全面对象化的活动，它不仅包含着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评价活动，而且包含着个体生命活动的其他形式。

(二)人类的生存活动及其形式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深入地阐释文化元概念的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要正确地解释文化本体的实质，首先必须着眼于文化的整体性。卡冈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人类文化描述为由改造（实践）、认识、评价和交际四大社会

①凌继尧《苏联当代美学》第102页。页E01 来自《美学与当代艺术》, 陈建文①

行为构成的有机统一系统，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真理成分，但没有更进一步看到文化的多层次结构性。根据马克思的文化学原理，文化不仅在社会的横剖面上体现出多种要素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而且在个人→社会、心理→文化的纵剖面上体现出多种层次的立体结构性。这一立体结构至少包含深浅不同的三个层次，即个体心理层、社会意识——行为层和社会历史层。前两个层次显示了人类生存活动的人类学属性，后一个层次显示了人类生存活动的社会历史属性。

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概念疏漏了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心理（主要是个体心理）因素，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文化创造活动的人类学特点曾作过全面的卓绝的分析，充分揭示了人类生存活动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人类生存活动不仅是思维、理性和道德等纯粹精神活动，还有丰富的感性实践活动，其中包括四肢五官的全部活动以及欲望、爱之类的情感和情欲。全部文化都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表现，人的各种生存活动的结果。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既成了的对象化了的定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经已打开了的书卷，是感性地现存着的心理学。”^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心理，主要指的是体现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心理，但也没有完全排除个体心理，因为他曾明确地把爱和欲望之类的个体心理列入文化本体范围之内。它包括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两个不同的层面。

马克思在进一步考察人的类本质在文化创造活动过程中对象化的特点时，又深入地分析了人类生存活动的特殊方式和形式。他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90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根据人类掌握对象世界所采用的不同手段和方式，把人类生存活动划分为物质生产活动、科学认识活动和宗教艺术等精神实践活动。在这个层面上，他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作为社会意识一行为在各种活动领域中形成的种种特性。这为我们正确把握人类的生存活动由抽象的类本质向具体的社会历史本质转化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启示。

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人类生存活动方式和手段的特殊性。物质生产的活动与科学认识活动和宗教艺术等精神实践活动在外在形式上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们所采用的工具或手段的特殊性。物质生产以改造过了的自然物为工具，科学认识以精神性的符号为工具，宗教艺术等精神实践活动的手段则具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综合性质。这些特殊的工具在社会意识一行为中，与人类的各种创造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既接受着人类的特殊活动性质的影响，又反过来规定着人类各种活动的特殊性。它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内外相维。它规定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具体性，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又反过来规定着它的社会性质。它作为人类创造活动过程中联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具有人的类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的双重属性，这两重性质通过它相互渗透、转化。人的类本质通过它转化为特定的社会存在本质，一定的社会结构也通过它获得了超历史的人类学本质。

在我国乃至前苏联，一些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把马克思在前期著作中确立的实践的人类学原理，与后期经济学著作中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立起来，并以后者否定前者，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一定的生产关系规定的人的社会本质，归根结底乃是人的类本质经过一定的文化

中介,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转化了的形态,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道理:实践的人类学原理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统一的,后者是由前者合乎逻辑地发展出来的一个理论原则、原理。

前面已经提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家们,把文化规定在意识形态范围,把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基础从中排除出去,这一观点是极端片面的。其实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是人类生存活动的结果,是人类在如何分配利用其活动工具和产品的过程中产生形成的,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的派生物。从实践的人类学观点看,它处在人类生存活动过程的最表层,没有什么基础的本体的地位可言。

片面地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或片面地坚持人类学原理,都不能正确地把握文化的整体性和多层次结构性,从而不能正确地解释人类生存活动及其形式的实质。只有将这两个原理统一起来,才能正确地解释它的实质。从实践的人类学观点看,人类的生存活动及其方式的实质,是人的类本质由生物到社会心理,再到社会存在的逐层显现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实质则是人的社会本质由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再到个体存在的机械决定过程。事实上,人类生存活动及其方式在实质上是一个由个体到社会,由社会到个体心理的内外双向对应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既有现象学的成分,也有历史—逻辑的成分。所以文化元概念的内涵,既是逻辑判断的,又是说明阐释的。单就前者而论,人类生存活动及其方式的实质是人的类本质与其社会历史本质的辩证统一。至于它的现象学内涵则是一个简括的判断所难以概括的,这需要根据人的类本质逐层显现的过程,进一步详加分析,分层阐释、说明。

(三)“马克思本人构想了一种文化理论,但并未完全建成它。”^①上述原理和概念仅仅是我们进一步分析文化元概念内涵的一个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从上可知,在文化创造的人类学方向上,人类生存活动是人的类本质由内向外,由深到浅的逐层显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心理处于最深层,社会意识—行为处于中间层,社会结构处于最表层。下面依次逐层阐释。

1. 个体心理层

个体心理在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到底有无一定的位置?这个问题是科学分析所难以说明的。按照弗洛依德的观点,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还原为纯粹的个体生物行为,尽管文化不是力比多的不折不扣的实现,而是力比多受挫折的表现。这个观点忽略了文化生成的一个基本事实:所有的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纯粹的个体心理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社会集体意识直接相联系,文化是社会理性心理的直接表现,是超个体主体的创造物,而不是个体生物行为的直接产物。

但是,完全排除个体生理—心理因素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是片面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家吕·戈德曼曾说过:“文化创造和梦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处在和集体主体有关的意义层次上。这并不是说精神分析学在这个层次上不能找到力比多意义,因为在个体意识之外是没有集体意识的。”^②当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完全保持一致时,个体生理—心理才在文化创造活动中显示出一定的作用、影响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在意识中不存在互相分离的两个部分,虽然在这种互相渗透的情况下,集体因素可能保持它的自律性和自己的规律,并且由此产生出与超个体主体有关的意义,正是这个主体在行动,工作和创造文化。在这种场

^{①②}周宪:《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45、172页。

合下，个体满足的因素只是在当它们使自己在不改变这一逻辑关系的情况下，适应这一关系的时候才能被人考虑在内。”^① 当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自律性尖锐对立时，它就失去了文化创造的积极意义，作为纯粹自然的成分被排斥出一定的文化范围。所以，个体意识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深层心理要素，在文化创造活动中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何时存在，怎样存在？何时不存在，为何不存在？这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无规律可循。

2. 社会心理—行为层

文化创造主体的类属性在个体心理层面上往往带有生命的原始自然性质。这是不可分析描述的。作为可分析、描述的个体心理只能是在社会心理—行为层面上转移、转化了的形式。在这个层面上个体心理已经超越了它自身，作为超个体、超自然的社会心理而存在。它首先按照社会心理的自律性，规律性存在、运动，生命的自律性则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当它与社会心理—行为的自律性发生矛盾时，它得完全改变自己，适应、服从社会心理—行为运行的机制和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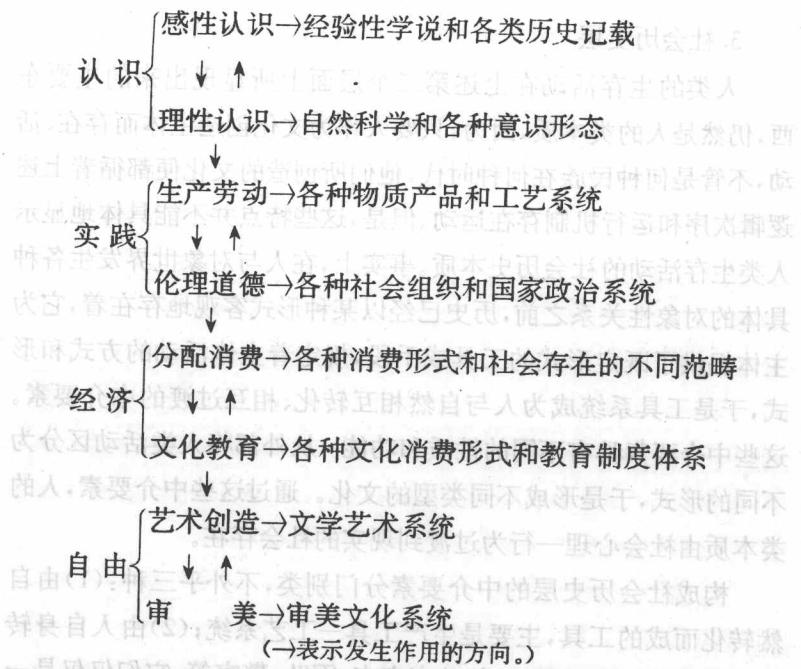
社会心理—行为是由多种心理成分和活动形式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系统。克罗齐将它划分为直觉、概念、经济和道德四项，卡冈将它划分为改造、认识、评价和交际四项活动。他们都从不同的哲学角度认识到社会心理—行为的多元性和内在有机性。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方式的多样性的原理，我们可将它从心理的层面划分为思维、意志、欲望和情感四项，与此对应的社会行为乃是认识、实践、经济和自由，而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的客观化社会表现，所以，我们的描述主要侧重于社会行为。

^① 周宪：《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172页。

认识是主体通过思维掌握外部世界的规律的活动,根据传统的观点,认识可进一步分为程度有别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实践是主体通过意志和一定的工具把人的内在本质按照对象世界的规律外在化的活动,它可进一步分为物质性的劳动实践和精神性的伦理道德。经济活动是主体以实践的产品来满足人的生存欲望和目的客观社会性价值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主体根据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将认识和实践的产品分割为数量不等的经济范畴,进而以此将主体自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社会地占有它,从而使人的类本质转化为客观的经济价值,人作为一定的经济范畴意义上的阶级和阶层而存在,成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它亦可分为物质的经济和精神性的经济,前者为分配和消费,后者为文化教育。自由活动是文化人依照生命自由律自觉地打破文化的自律性,超越一定的历史界限,趋向个体生命自由的主体性价值活动。这一活动可进一步分为有待的自由和无待的自由,前者为艺术创造,后者为纯粹的审美。

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在社会心理一行为层面上可概括地划分为以上四度八段。各类活动的性质不同,活动的方式和产品也不同。精神性的活动的范围较广,物质性的活动的范围较狭。认识以人类的各种活动方式(包括认识活动自身),活动对象和产品为反映对象,它的产品最丰富,包括自然科学、各类实用科学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产品主要有各种劳动产品、生产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经济活动产生消费文化和教育制度体系,将主体按照不同的范畴和等级再生产出来;自由活动具有综合的精神创造性质,各种文化的形式都可以作为它的基础材料,它的主要产品是文学艺术系统和审美文化系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如下表(一)所示:

文化的杜会心理行为结构图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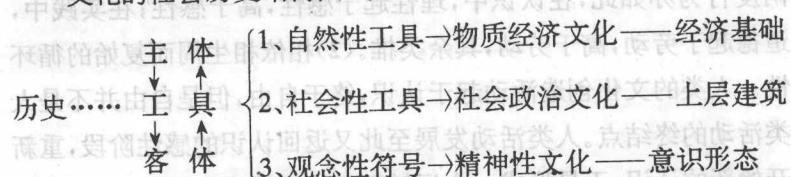
这一系统结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由低到高逐级演进的逻辑有序性。人类的四项基本活动，以认识为起点，由认识而实践，由实践而经济，由经济而自由。因此，实践高于认识，经济高于实践，自由为最高阶段。这四项活动的次序是在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被逻辑地规定了，不可相互易位。每项活动的两度行为亦如此，在认识中，理性起于感性，高于感性；在实践中，道德起于劳动，高于劳动，其余类推。(2)相依相生周而复始的循环性。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起于认识，终于自由，但是自由并不是人类活动的终结点。人类活动发展至此又返回认识的感性阶段，重新开始新的认识，于是形成一个运转不已的螺旋型上升运动。人类文化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运行机制永无休止地运动着。

3. 社会历史层

人类的生存活动在上述第二个层面上所显现出来的主要东西,仍然是人的类本质,因为,只要人作为文化创造主体而存在、活动,不管是何种民族在何种时代,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便都循着上述逻辑次序和运行机制存在运动。但是,这些特点并不能具体地显示人类生存活动的社会历史本质。事实上,在人与对象世界发生各种具体的对象性关系之前,历史已经以某种形式客观地存在着,它为主体提供了既定形式的工具或手段,规定着主体活动的方式和形式,于是工具系统成为人与自然相互转化、相互过渡的中介要素。这些中介要素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从外部将人类活动区分为不同的形式,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通过这些中介要素,人的类本质由社会心理一行为过渡到现实的社会存在。

构成社会历史层的中介要素分门别类,不外乎三种:(1)由自然转化而成的工具,主要是生产工具—工艺系统;(2)由人自身转化而成的工具符号系统,如政府官吏、军队、警察等,它们仅仅是一定社会政治运转的工具和符号而已;(3)纯粹精神性的信息符号系统。整个人类文化因此而区分为物质—经济文化系统,社会政治文化系统和精神性观念文化系统。它们分别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相对应,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如下表(二)所示:

文化的社会历史结构图式(二)



显示于这个层面上的人的生存活动的实质,不是社会心理的直接的外在显现,而是它的转移、变形或转化了的形态,它不再作为心

理的人类的东西而存在，而主要是作为物理的历史的东西而存在。人类的生存活动在这里主要受物质经济自身运动的客观历史规律支配，而很少受心理活动的规律支配。整个社会结构按照它自身的自律性存在运动，并机械地决定着人的生存活动。所以，人的生存活动首先体现为社会结构的自律性运动。其主要特点是：(1)历史规定性和变易性。这一特点的具体表现是：文化在这里首先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主体在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中，所运用的中介性工具和手段，不是他自己固有的内在因素，而是由历史给定的外在因素，它为这一外在因素所制约、所规定；又因为那些工具—符号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整个文化的规模和面貌也不断变化，显出时代、地域、种族和社会的差别来。

(2)机械决定规律。这正是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一再证明了的一条规律。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一客观机械律不仅在一定社会结构内对各个文化系统发生着横向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在社会—心理的纵深向度上，对不同层次的文化发生着重要影响。在社会心理—行为层面上，根据社会结构的自律性对各种文化进行取舍、简化，有的被吸收，有的则被舍弃。那些被简化、排斥了的非意识形态文化，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继续保留在社会心理行为层面上。在个体心理层面上，客观机械律决定着人的自然的生物的属性，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转化、变换为社会历史属性。

(3)自律性和他律性。机械决定律的权能和效用仅限于一定的社会结构范围之内，一越出了这个范围，它就失灵了，这是社会结构的自律性。这一自律性规律，与一定语言系统中语言结构的语法规律十分相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像语法规律不受所指的意义的